

望斷故園秋

荷田田

下過一場微雨，柏油路面像是刷過油，透著薄薄的烏亮，青山草兒洗淨一身的塵土，露出生氣蓬勃的臉相對映著，風從雨中行過，沾了一身寒氣，至落日仍久久未散，因此當它又是另一個颯風季，却不知道，原來是盼望已久的秋已經來臨。

「秋來了，秋來了！」簷下八哥絮絮叨叨的叫著，妹妹拎出去年收藏衣物的褐色大皮箱



，把秋冬的套頭繡花毛衣、長袖棉布罩衫、絨小外套，裹裏小棉襖全部拿出來泡水打肥皂，邊搓邊說：「這樣才像秋天到了嘛！」說話時，妹妹的眼裏閃過一抹淡淡的涼意，妹妹怕是對臺灣這種四季不明、冷暖混淆的天氣感到煩膩吧！

當雨稀霧薄，落葉逐打行人腳跟時，秋便悄悄的膺落在原野裏。

童年的秋天，是母親手縫大紅大綠的長袖罩衫，拖著長及膝骨的罩衫，成天混在鄰家小哥哥小姐姐堆裏，這些小哥哥小姐姐，有唸鄉裏小學的，有唸城裏初中的，在小小的心眼裏，他們都是大人和爸爸一樣大的大人，成天就跟著小哥哥小姐姐背後，上山捉知了，尋蜂窩，下水網蝦撈魚，野地裏，食野果作野灶，或烤蠶豆，或燒紅薯，烤出來的東西雖不好吃，但那股薰烟，至今仍飄在心中，使過去的一切都迷濛飄忽了起來。

碰上天高氣爽的日子，可不吃不喝放上一下午的風箏，躺在遍地山茶花的後山坡，眯著眼望著更行更遠的風箏，只覺得野胡胡的天蓋好藍好藍，好高高高，究竟有多高，敢情連最會說故事的劉公公也不知道。

儘管曠野上的秋風吹底多麼冷冽，入夜後霜意多麼底濃，在這小村裏，仍然是溫暖處處。

秋季裏的節日特別多，有七巧、中元、中秋……，入秋後，村婦們開始為著七巧、中元而忙，傳說七巧節當天所飄的雨花，就是織女淚，喝了這淚水，小娃兒會更強壯，大人會更福泰，因此七巧節的前一天，村婦就準備好了大大小小的鐵桶水桶，來接這水喝，純樸守舊的心，走在祖先走過的條例土俗上，不問為什麼的，只把團團的關懷一圈一圈的圈在一家大小的身上，但求世代承平，閤家平安。

中元是傳說中鬼門關開放的日子，村人們想到那些已經不在的親人，正在陰間小路冒風頂雨的走著，內心感到不忍，於是放下粗活，趕明兒上城去買些香柱，畫符的銀紙，滾金鏤銀的紙樓，燒給那些孤苦的親人，好歹暖暖身子，遮遮風雨。

忙過七巧中元，緊接著是秋收，黃亮亮的油菜花一畦一畦的接連著，襯在蘆花白的四周，細細的稻桿，掛著串串的稻粒，頭兒垂得更低了，遠山邊傳來打稻機嘩嘩的踏板聲，田地郎敏捷地接過村姑手上的稻穗，雙腳踩在踏板上，左一踏，右一踏，有力地，具節奏感地踏出了圓滾圓滾的稻粒，也踩出了這一季豐收的序曲。

一些晚秋的作物，像紅薯、蕃茄……也都相繼一車一車往市集送。秋陽下，常見三五村婦聚在四合院的房簷下，頭上繫著防寒的花布巾，雙手熟練地把紅薯刨成雪花片，四周冒著圓滾乳白的漿汁，一片一片打從指尖溜過，無聲無息飄落在一大片刨好的白色中，像為自己的生命加註。從姑娘的身份，到作人家的娘，頭頂的是村郭樹籬剪下的一塊藍天，腳踏的是先祖代代傳留的幾分田，從早到晚為著家人的溫飽，默默的付出，不懂得捺粉抹紅，不知道爭什麼女權地位，想到的只是爐灶的火旺不旺？今年的雨水不足？初放的瓜兒，耐不耐得住相催的風雨？

偶然幾聲啼落的雁語，才會叫人抬起頭來，望望蘆髮蒼蒼的山頭，想起遠方的世界來。初中的時候，父親調了職，全家也就匆匆的搬離那小村莊，住到城裏來。住在城裏，生活被變成一株看似多采，但却刻板的盆景，這感受在租住公寓房子時尤然。因此，偶然心血來潮，也會背起背袋，到近郊去尋點兒風聲。雨聲，而一路上所見的人潮却如溪中零亂的漂石，在眼前幌動成一幅風景，秋就這樣被蹂躪在人們的鞋底。

秋不在霓虹燈下，不在被修的整整齊齊的風景區裏，尋秋的意思，也就漸漸的淡了下去。

，直到有一天——我驚喜秋也住在我的斗室裏，那已經是過了一個年頭。

在租來的房子裏，有兩片窗，兩片窗面對著兩個世界，而這兩個世界，也都是我所喜歡的。

向西的一片窗，面對的是各種百般照顧下的常青盆栽，有開著拇指頭大小的仙人掌小花，有老被誤認爲楓的槭，經年披著一身綠，就是落葉也是皺皺灰灰的土黃色，但絕不是紅色，不知道的人，還以爲楓葉未紅，秋天還遠得很呢！愛攀在窗前鐵欄干上的葡萄藤，微風一過，就不住得在窗上作畫。藤下的一叢杜鵑，不按牌理的，到這時白露已過，還競放著紅的、白的、粉紅的花朵兒，萬年青莖上貼著的赤紅果兒，夾在黯綠叢中，像就要蹦出來似的，永遠找不到四片小葉的酢漿草，也鋪了滿天滿地，在這裏，秋是被逐出的。

望出另一扇窗，在隔著五、六步遠的地方是一幢二層樓的老式建築，紅磚塊橫的豎的疊著，空出一塊空間就是窗，屋頂是一般的瓦片排起，上面覆蓋著厚厚的苔綠，陽光照著時，反射出逼人眼的鮮綠，這一片綠再過去是一座古老式水泥壁貯水塔，壁上也已經塗上了層層苔綠，貯水塔四周長著有人高的蘆葦草，向天邊一路蜿蜒過去，望出窗子，透過細細瘦瘦的葦草尖，藍藍闊闊的穹蒼，就張掛在那兒。天晴無風時，幾朵亮著銀光的雲朵，懸在蘆葦尖上，蘆花的白絨毛尖與流雲亮亮的白色重重疊疊，再也分不出那兒是白蘆葦，那兒是烟雲？

遇到起風的日子裏，牽著風的葦草，就在人的頭頂上舞動著，發出沙沙瘡癢的響聲，一陣一陣，忽急忽緩，如寡婦啜泣，如孤兒夜哭，沾一分寒氣，籠一份迷離，就這樣把人的思

緒遠引，遠引……凌空翻滾的飄向未來。昨日不復在，回憶了無益，是碧野朱橋當日事？或是韶華不爲少年留？風兀自吹著，雨兀自下著。

年紀更小的時候，總愛用秋風啊，秋雨啊，這類字眼，黛玉的一首荷鈿葬花，就叫人把眼淚給騙了出來，離家才二、三天就口口聲聲故鄉啊故鄉，好像不這樣，就不叫離家，不這樣就不夠成熟。

及至真正離家，環境的適應、價值觀的重建、信仰的建立、知識的衝擊，反倒使人以忙碌的腳步踢開軟軟的輕愁，讓現實織成的密網，層層把人圍住，圍得更穩定，更堅強（抑或更倔強？）也圍得更看不見自己原來的樣子。

太多自製的忙碌，已不叫人費心思去思考什麼人生問題，想得穿，看得透倒好，若看的半透不透，半穿不穿的，也只有替自己惹著麻煩，索性丟在一旁，好夕日子就是這樣過，好，好不到那裏去，壞也壞不到那裏去，讀醫學院，將來做什麼也已註定了大半，還可以去想的恐怕就是對周遭的人、事、物，盡自己的能力，使自己活得更和諧，更完美，有這種徹悟後，日子過得還挺合人意的。

然而幾滴叮咚簷角的秋雨，一兩聲橫空而過的雁語，一片秋葉，一句慰語，却突然喚起人的思緒，飄過多重記憶的穹門，疲憊的落回起點處，湧起剎那的潮濕。

這時，人才意識到島國的秋意也深，也濃了。